海底世界最奇幻的生物 葉海龍

文｜藍月

「葉海龍」，海底世界最奇幻的生物，靠著堪稱完美的偽裝，讓人們很難相信牠只是一條魚。

葉海龍細長的身軀滿是樹葉般展開的葉狀突起部位，這些葉片的構造不是游泳工具，而是天然的偽裝裝備。當牠靜靜漂浮在長滿海藻的海域時，葉片會隨著水流自然擺動，使整個身體幾乎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，看起來就像一株真正的海藻。

真正推動牠前進的，其實是兩組十分不起眼的小鰭。一對位於頸部兩側，另一片長在身體後方。由於鰭幾乎完全透明，擺動幅度又極為細微，因此旁觀者只會看到一株「海藻」緩慢漂浮，很難察覺牠其實正在游動。

成年葉海龍體長在 20 到 24 公分之間，悠游於海藻覆蓋的岩石、海草床與沙地之間，將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。葉海龍不僅外型酷似海藻，在部份情況下還能改變身體顏色，讓自己更加融入周遭環境。由於棲息環境、年齡、飲食與個體狀態等因素影響，每一隻葉海龍都會呈現出不同的色調，也讓牠們更難被發現。即使牠就在眼前，也可能會被誤認為是海藻。

葉海龍沒有銳利牙齒，也不會追逐獵物，牠利用細長的管狀吻部，像是拿著一根天然吸管，快速吸食周圍的小型生物，包括浮游生物、小型甲殼類與魚苗。整個捕食過程十分安靜，也十分迅速，不需要激烈追逐，就能在海藻間完成進食。

繁殖季節來臨時，雌性葉海龍會一次將最多 250 枚的鮮豔粉紅色卵，直接產在雄性尾部的育卵區。這些卵會牢牢附著在上面，由雄性持續照護並提供氧氣。大約九個星期後，卵逐漸成熟，顏色也會轉變為紫色或橙色，而整個孵化過程可能持續一到兩天。

WENDY RATHEY/WIKI/CC BY 2.5



每一隻葉海龍，都會呈現出不同的色調。

新生的小葉海龍一出生就會獨自捕食細小浮游生物，但在大自然的考驗下，真正能順利長大的幼體並不多，能夠存活下來的比例大約只有 5%。

葉海龍的分布範圍相當有限，只生活於澳洲南部沿岸海域。

瀕死體驗背後神秘的天堂之路

文｜青蓮

當生命走到最危急的一刻，人是否真的曾站在生死交界？多年來，世界各地不少瀕死者留下驚人相似的經歷，這些故事至今仍無法用科學解釋，也不斷叩問著人類心中最古老的疑問。

十歲的克里斯，本應是無憂無慮奔跑嬉戲的年紀，卻因先天腎病飽受折磨。高血壓、腎衰竭，使他不得不接受母親捐贈的一顆腎臟。然而，移植並沒有讓他迎來平靜的新生活。

細菌隨著移植侵入體內，感染一路蔓延到心臟，大動脈瓣嚴重腫脹，生命危在旦夕。醫生全力搶救，親人則守在病床前，等待奇蹟。

就在那場手術之後，甦醒過來的克里斯，迫不及待向母親講述了一段不可思議的經歷。

他說，自己曾經爬上一道通往天國的梯子。那裡沒有病痛，也沒有恐懼，只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平靜。他一步一步向上攀登，越往上走，心裡越明白，只要繼續前進，就再也回不到人間。

就在那一刻，他想到父母。家中另一個孩子早已夭折，如果自己也離開，父母將失去所有孩子。這個念頭，使他停止了腳步，慢慢轉身，重新沿著梯子往下爬。等到梯子盡頭時，他感到自己重新滑回身體，隨即恢復了知覺。

然而，數月之後，這段經歷竟像從記憶中被抹去一般。除了那座梯子，他幾乎甚麼也記不起來。醫生推測，大量麻醉藥與鎮靜劑造成了失憶，也因此，不少瀕死者或許都曾有過類似經驗，只是醒來後再也無法回憶。

示意圖：SCOTTCHAN/ADOBE STOCK



◀克里斯回憶曾爬上一道通往天國的梯子，他說那裡沒有病痛、恐懼，只有平靜。

如果說克里斯看見的是一座梯子，那麼另一名少年迪恩，看見的則是一條漫長的光之隧道。

迪恩同樣患有嚴重腎病，必須長年依靠洗腎維持生命。一次病情急劇惡化，他呼吸困難、神智混亂，被送往兒童醫院急救。護士一度找不到他的脈搏，醫師立刻展開心肺復甦，注射各種急救藥物，經過漫長二十四小時，他終於甦醒。

起初，他對醫師只說記不得任何事情。然而，面對家人，他卻透露了一句令人難忘的話：那是一段根本無法用人類語言描述的神奇經歷。

兩年後，研究人員再次訪談迪恩，在放鬆的談話中，他終於慢慢說出當時的景象。

他感覺自己離開了身體，正沿著一條極其寬闊的隧道高速前進，四周雖然沒有牆壁，卻清楚知道自己身處隧道之中。沒有風吹拂，卻快得難以想像，彷彿瞬間跨越遙遠距離。

他不知道終點在哪裡，只知道那裡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地方等待著自己。

越往前，光芒越來越耀眼。就在光中，一位高大的白袍身影靜靜站立。那人沒有說一句話，卻散發出令人安心的慈愛與平靜，使迪恩絲毫沒有恐懼。他相信，那不是耶穌本人，而是奉基督差遣而來的天使，要迎接他前往另一個世界。然而，就在即將抵達目的地之前，一切忽然停止。下一刻，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體。

多年後回想，他依然認為，那段經歷遠遠超越人類語言所能描述。他深信，自己之所以返回人間，是因為生命中仍有未完成的使命。

迪恩一家人也因此開始虔誠信仰上帝，把這場生死邊緣的奇遇視為神的安排。命運似乎特別眷顧，又特別考驗這個孩子。

十歲時，迪恩再次遭遇瀕死危機。一次游泳意外，他幾乎溺水身亡。就在失去意識的一瞬間，他的一生像電影般快速展現在眼前。長年洗腎的痛苦、兩次腎臟移植、術後漫長復原的折磨，全都歷歷在目。

他突然覺得，那些痛苦竟沒有白白承受。隨後，他再次感到自己離開身體，被一片潔白光芒包圍。

之後究竟發生了甚麼，他始終無法說清，只知道那是一種遠遠超越語言的奇妙體驗。

研究者注意到，迪恩第一次瀕死時所經歷的人生回顧，在兒童案例中極為罕見，因此格外受到關注。

事實上，自二十世紀以來，醫學界已經累積數以千計的瀕死體驗案例。令人驚訝的是，無論宗教背景、文化差異，甚至年齡大小，都有不少人描述出驚人相似的內容：離開身體、穿越隧道、看見光明、感受到難以形容的愛，以及在人生某個關鍵時刻返回人間。

這些現象究竟源自大腦缺氧、神經活動，還是真有另一個尚未被科學揭開的世界？至今仍沒有一致答案。

但許多研究者都承認，瀕死體驗至少讓人重新思考一個問題：人的意識，是否真的只是大腦活動的產物？

也許，真正重要的並非急著證明天堂是否存在，而是這些從死亡邊緣歸來的人，幾乎都有一個共同改變——他們更加珍惜生命，更懂得愛人，也不再像從前那樣畏懼死亡。

也正因如此，瀕死體驗始終像一道微微開啟的門縫。門後究竟是神經科學尚未破解的奧秘，還是通往更高維度的鑰匙，至今沒有人能給出最後答案。然而，正是這一份未知，使人類對生命、靈魂與永恆的探索，從未停止。

示意圖：SKVALVAL/ADOBE STOCK



▲迪恩覺得能返回人間，是因為生命中仍有未完成的使命。

合州迷案 6

文｜扁舟記

接上期

跟這樣的人，榮雨田知道，不用繞彎子了。「好。現鞠家一案，時限甚緊。如能協助偵破此案，我在懸賞之上，再加一倍，賞你五百兩。你看，如何？」

陳老六本就是跟著刑名師爺幹活的書吏，對這個案子是再熟悉不過，當即點頭答應：「是，老爺交代，小的定當竭力去辦。只是，眼下疏通打點，尚需一百銀子才能辦得。」

各位師爺聽了臉色一變，事還沒說，上來就要一百兩銀子，很唐突。

榮雨田倒是點了點頭：「好，此事好辦，你即刻去帳房，領出便是。」陳老六轉身下堂。刑名師爺說：「老爺，您也不問問就給銀子。」

榮雨田說：「此案非同小可，這老六一上來就敢要銀子，要麼他就是彪，要麼必然是心中已有算計。且讓他去。」師爺們說：「還是您老謀深算。」

陳老六領了銀子出來，直奔本地媒婆張婆子家。

老六是州衙裡的老人，這十里八鄉的，就沒有不認識他的。

張婆子滿臉的褶子都堆成了花兒：「這不是六大官人嘛，這是哪一陣香風，把您給吹來了？」

陳老六說：「知道我今兒幹嘛來了嗎？」張婆子笑：「上我這兒來，還能幹甚麼呀？您準是看上哪家閨女了，讓我老婆子去說和。是不是呀？」

陳老六回答說：「不錯。我打算把鞠家的兒媳婦曹氏，迎娶過門。」

張婆子愣了：「鞠家的曹氏？就是父子倆剛被歹人殺死的鞠家嗎？」

陳老六說：「正是。」張婆子道：人家剛死了公爹和丈夫，還守著孝哪，您讓我怎麼去呀？這街坊們不得戳我脊梁骨啊！」

陳老六晃了晃銀子包：「事成之後，給十兩銀子當謝禮。」按說十兩給說個媒，是真不少了。可張婆子說：「六爺，幹這個事可缺德。您再給加點。」老六很痛快：「行，你先去，去完咱們再說。」張婆子起身到了鞠家，先是站在門口哭天抹淚兒，向氏和曹氏把她接進屋裡，她拉著向氏的手：「哎呦，我的老妹妹，怎麼就遭了這麼大的橫禍？往後你們娘倆可怎麼辦喲！」鼻涕眼淚的，戲做得很到位。

向氏也跟著哭。趁曹氏出去端茶倒水的功夫兒，張婆子說：「老妹妹，你們家不是那富裕的人家，這爺倆走了以後，那點子積蓄也就是坐吃山空。而且打官司上衙門，到處都得花錢，這些個挑費，你們得早做打算哪。」

這話，說到向氏心裡了，她這些天也一直在盤算，家裡沒了男人，靠她們兩個女人，很難維持生活。

示意圖：公有領域



◀向氏她心裡也一直盤算著，家裡沒了男人很難維持生活。

何況還要料理後事，花錢打官司，所以這心裡很著急。（未完待續）

【本文轉自 YouTube頻道「扁舟記」。掃描 QR碼，精彩影片等著您！】

▼歡迎關注

看中國
扁舟記